

朝 鮮

愆 比 錄

一

水

書 籍		
號冊	序記	號冊
四	一	二
		九
學 校	縣 中	滋 賀

三

RRR
16
Vol 1

校立

錄序

錄序

錄序

錄者何記亂後事也其在亂前者

往往亦記所以本其始也嗚呼壬辰之

禍慘矣浹旬之間三都失守八方瓦解

乘輿播越其得有今日天也亦由祖宗

在厚之澤固結於民而思澤之心未已

聖上事天之誠感動皇極而存邢之師
屢出不然則殆矣詩曰予其懲而毖後
患此懲毖錄所以作也若余者以無似
受國重任於流離板蕩之際危不持顛
不扶罪死無赦尚視息田畝間苟延性
命豈非寬典憂悸稍定每念前日事未

嘗不惶愧靡容乃於閑中粗述其耳目
所逮者自壬辰至戊戌總若干言因以
狀啟疏文移及雜錄附其後雖無可觀
者亦皆當日事迹故不能去旣以寓畝
畝惓惓願忠之意又以著愚臣報國無
狀之罪云

驕與忿不可爲義兵又非不得已而用之者所謂好戰者也是天道之所惡其終亡者固其所也韓人之脆弱而速敗瓦解土崩者繇教養無素守禦失道故不能用應兵是所謂忘戰者也嗚呼朝鮮之國勢危殆而幾亡者職此而已宜哉柳相國之作

懲愆錄也是觀前車而戒後車之意也此書記事簡要爲辭質直非世之著書者誇多闕靡之比談朝鮮戰伐之事者可以爲的據其他如朝鮮征伐記雖書以國字亦足以爲佐證二書實可稱實錄也予近者偶客乎京師書坊之輩刊此書於梓旣

成屬序於予予羨此書之布行于世故本

茲編之所由作而論著之者如是只恐見

笑於大方之家已矣

元祿乙亥芒種

後學筑前列貝原篤信序



國內有郡四十州五十八府二十三縣六十九九二百一

京畿郡 楊根 豐德 水原

道郡 府 漢城 開城 長湍

府縣 州 揚州 廉州 潤州 驪州

各三 果州 谷州 坡州

州 縣 交何 三登 玉山

江原郡 忸城 平海 通州 寧越

道郡 松岳 旌善 高城

七府 府 江陵 淮陽 三陟 襄陽

五州 鐵原

四縣 州 原州 江州 槐州 溟州

十 縣 亞康 安昌 烈山 麒麟

酒泉 丹城 蹄麟 蔚珍

瑞和 歛谷

黃海郡 遂安 延安 平

道郡 府 平山 瑞興 承天

府各 州 黃州 白州 海州

三州 愛州 仁州

五縣 關 安岳 三和 龍岡 咸從

八 江西 半峯 文化 長湍

全羅郡 靈岩 古阜 珍島

道郡 府 全州 南原 光州 昂州

三府 州 羅州 濟州 光州 昂州

三州 關 萬頃 茂長 鎮安 扶守

四縣 全渠 康津 貞德 黃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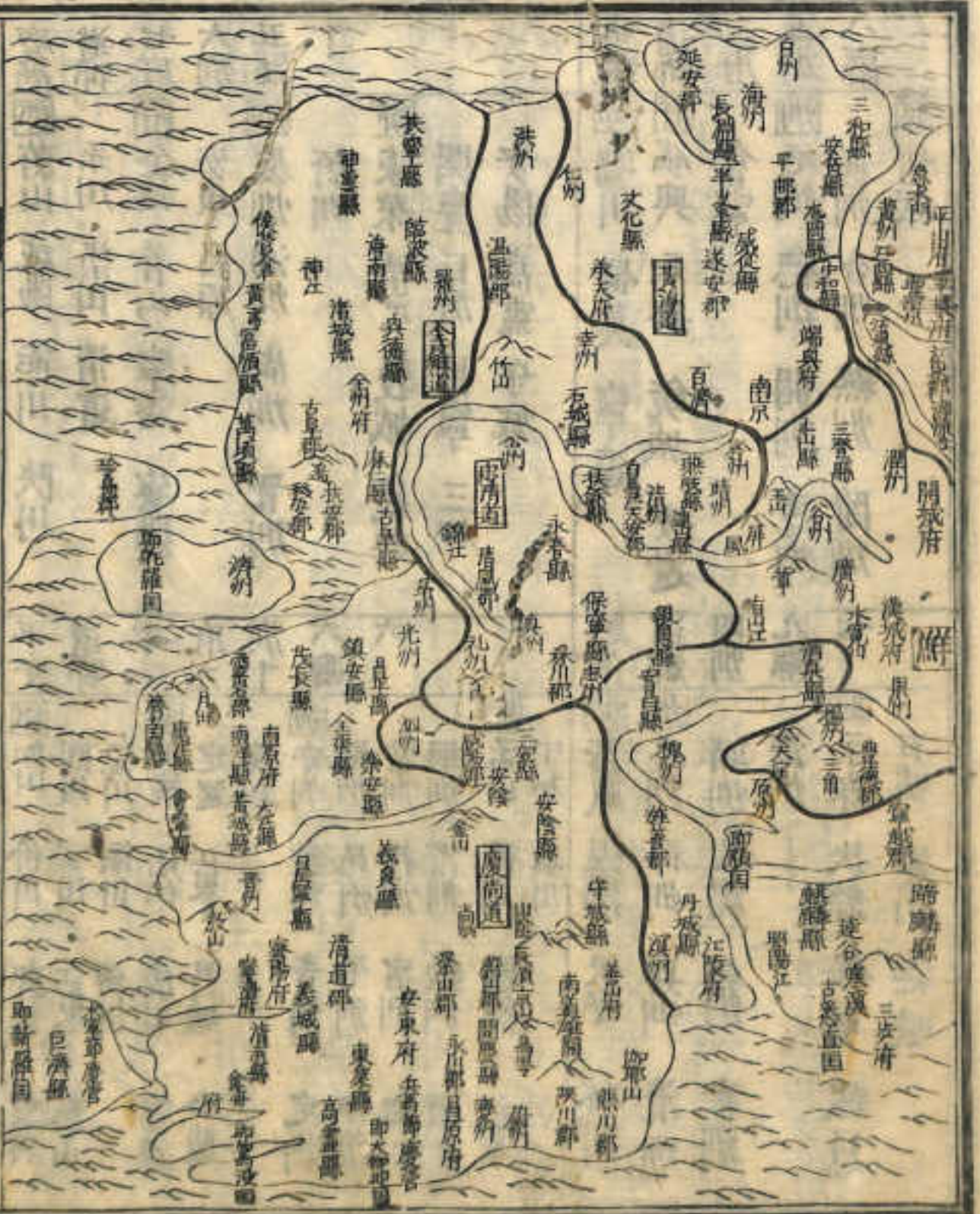
九三 樂安 昌平 濟南 會寧

大江 臨波 古阜 南洋

富順 扶寧 麻仁 渚城

海南 神云 移安

朝鮮圖



慶高	蔚山	咸陽	熊川	陝川	平安	加山	价川	郭山	雲興
道郡	永川	梁山	清道		道郡	熙川	宜川	江東	慈山
七府	附金海	善山	寧海	密陽	十一	附平壤	見仁	成川	寧邊
六州	安東	昌原			府九	定遠	江界	昌城	合蘭
五縣	蔚州	泗州	尚州	晉州	州十	廣利			
十一	蔚州				六縣	安州	靈州	青州	定州
	蔚州	東萊	清河	義城	六	朔州	昂州	平州	撫州
		開慶	巨濟	昌寧		常州	義州	宿州	銀州
		安陽	高靈	守城		銅州	渭州	鐵州	買州
						亂孟山	德川	陽德	江東
						中和	泰川		
咸鏡道	端川	蜀莫	寧遠		忠清	清風	溫陽	天安	林川
道郡	咸興	永興	鏡城	安邊	道郡	忠州	稔州	與州	清州
三府	會寧				四州	靖州	礼州	公州	幸州
五州	延州	德州	開州	惠州	九縣	洪州			
八縣	蕪州	合州	燕州	隨州	七	永春	扶餘	保寧	報恩
	關利城					石城	連山	燕岐	

懲惡錄卷之二

日本
正十四年

萬曆丙戌間日本國使桶康廣以其國王平秀吉書來始日本國王源氏立國於洪武初與我修隣好殆二百年其初我國亦嘗遣使修慶吊禮申叔舟以書狀往來即其一也後叔舟臨卒成宗問所欲言叔舟對曰願國家毋與日本失和成廟感其言命副提學李亨元書狀官金訥修睦到對馬島使臣以風水驚疑得疾上書言狀成廟命致書幣於島主而回自是不復遣使每其國信使至依禮接待而已至是平秀吉代源氏為王秀吉者或云華人流入倭國負薪為

生一日國王出遇於路中異其爲人招補軍伍勇力
善鬪積功至太官因得權竟奪源氏而代之或曰源
氏爲他人所弑秀吉又殺其人而奪國云用兵平定
諸島域內六十六列合而爲一遂有外侵之志乃曰
我使每往朝鮮而朝鮮使不至是鄙我也遂使康廣
來求通信書辭甚倨有冷天下歸朕一握之語蓋源
氏之亾已十餘年諸島倭歲往來我國而畏其令嚴
不泄故朝廷不知也康廣時年五十餘容貌佻偉鬚
髮半白所經館驛必舍上室舉止倨傲與平時倭使
絕異人頗恠之故事一路郡邑凡遇倭使發境內民

夫執槍夾道以示軍威康廣過仁同跪視執槍者笑
曰汝輩槍竿太短矣到尚州牧使宋應洞享之妓樂
成列康廣見應洞衰白使譯官語之曰老夫數年在
于戎中鬚髮盡白使君處聲伎之間百無所憂而猶
爲皓白何哉蓋諷之也及至禮曹判書押宴酒酣康
廣散胡椒於筵上妓工爭取之無復倫次康廣回所
館歎息語譯曰汝國亡矣紀綱已毀不亡何待及還
朝廷但報其書辭以水路迷昧不許遣使康廣歸報
秀吉大怒殺康廣又滅族蓋康廣與其兄康年自源
氏時來朝我國受職名其言頗爲我國地故爲秀吉

行長小
西撰津

調信柳
川豐前
守
玄蘓等
仙巢

所害云日本國使平義智來秀吉既殺桶康廣又令
義智來未信使義智者其國主兵大將平行長女塔
也爲秀吉腹心對馬島太守宗盛長世守馬嶋服事
我國時秀吉去宗氏使義智代主島務以我國不諳
海島爲辭拒通信詐言義智乃島主子熟海路與之
偕行便欲使我無辭以拒曰又窺覘我虜實平調信
僧玄蘓等同至義智年少精悍他倭皆畏之俯伏膝
行不敢仰視久留東平館必邀我使與俱朝議依違
而已數年前倭寇全羅道損竹島殺邊將李太源捕
得生口言我國邊氓沙乙背同者叛入倭中導倭爲

寇朝廷憤之至是人或言宜令日本刷還叛民然後
議通信以觀誠否使館客者諷之義智曰此不難即
遣平調信歸報其國不數月悉捕我民之在其國者
十餘人來獻上御仁政殿大陳兵威鎖沙乙背同等
入庭詰問斬於城外賞義智內厩馬一匹後引見倭
使一行賜宴義智玄蘓等皆入殿內以次進酌時余
判禮曹亦直倭使於曹中然通信之議久未決余爲
大提學將撰國書啓請速定議勿致生釁明日朝講
知事邊協等亦啓宜遣使報答且見彼中動靜而來
非失計也於是朝議始定命擇可使者大臣以僉知

日本正
十九年

黃允吉司成金誠一爲上副使典籍許晟爲書狀官
唐庚三月遂與義智等同發時義智獻二孔雀及鳥
銃槍刀等物命放孔雀於南陽海島下鳥銃於軍器
寺我國之有鳥銃始此

辛卯春通信使黃允吉金誠一等回自日本倭人平
調信玄蕪偕來初允吉等上年四月二十九日自釜
山浦乘船抵對馬島留一月又自島水行四十餘里
到一歧島歷博多列長門列那古耶至七月二十二
日始至國都蓋倭人故迂迴其路且處々留滯故累
月乃至其在對馬島平義智請使臣宴山寺中使臣

已在座義智乘轎入門至階方下金誠一怒曰對馬
島乃我國藩臣使臣奉命至豈敢慢侮如此吾不可
受此宴即起出許晟等繼出義智歸咎於擔轎者殺
之奉其首來謝自是倭人敬憚誠一待之加禮望見
下馬到其國館於太刹適平秀吉往擊東山道留數
月秀吉回又託以修治宮室不即受國書前後留館
五月始傳命其國尊其天皇自秀吉以下皆以臣禮
處之秀吉在國中不稱王但稱閔白或稱博陸侯所
謂閔白者取霍光允事皆先閔白之語而稱之也其
接我使也許乘轎入其宮以笏角前導陸堂行禮秀

吉容顏矮陋面色黧黑無異表但微覺目光閃閃射入云設三重席南向地坐戴紗帽穿黑袍諸臣數人列坐引我使就席不設宴具前置一卓中有熟餅一器以瓦甌行酒々亦濁其禮極簡數巡而罷無拜揖酬酢之節有頃秀吉忽起入內在席者皆不動俄而有人便服抱小兒從內出徘徊堂中視之乃秀吉也坐中俯伏而已已而出臨楹外招我國樂工盛奏衆樂而聽之小兒遺溺衣上秀吉笑呼侍者一女倭應聲走出授其兒更他衣皆肆意自得傍若無人使臣辭出其後不得再見與上副使銀四百兩書狀通事

以下有差我使將回不時裁答書令先行誠一曰吾爲使臣奉國書來若無報書與委命於州郡同允吉惧見留邊發至界濱待之答書始來而辭意悖慢非我所望也誠一不受改定數次然後行凡所經由諸倭贈遺誠一皆却之允吉還泊金山馳啓情形以爲必有兵禍既復命上引見而問之允吉對如前誠一曰臣不見其有是目言允吉動搖人心非宜於是議者或主允吉或主誠一余問誠一曰君言與黃使不同萬一有兵將奈何曰吾亦豈能必倭終不動但黃言太重中外驚惑故解之耳

時倭書有率兵起入大明之語余謂當即具由奏聞
天朝首相以爲恐皇朝罪我私通倭國不如諱之余
曰因事往來隣邦有國之所不免成化間日本亦嘗
因我未貢中國即擬會奏聞天朝降勅回諭前事已
然非獨今日今諱不聞奏於大義不可况賊若實有
犯順之謀從他處奏聞而天朝反疑我國同心隱諱
則其罪不止於通信而已也朝廷多是余議者遂遣
金應南等馳奏時福建人許儀俊陳申等被擄在倭
中已容報倭情及琉球國世子尚寧連遣使報聲息
獨我使未至天朝疑我貳於倭論議藉之閣老許國

曾使我國獨言朝鮮至誠事大必不與倭叛姑待之
未久應南等賞奏至許公大喜而朝議始釋然云
朝廷憂倭擇知邊事宰臣巡察下三道以備之金晬
爲慶尚監司李沆爲全羅監司尹先覺爲忠清監司
令備器械修城池慶尚道築城尤多如永川清道三
嘉太丘星州金山東萊晉州安東尚州左右兵營或
新築或增修時昇平既久中外狃安民以勞役爲憚
怨聲載路余同年前典籍李魯陝川人貽書余言築
城非計且曰三嘉前阻鼎津倭能飛渡乎何爲浪築
勞民夫以萬里滄溟猶不能禦倭而欲限一衣帶水

必倭之不能渡其亦疎矣而一時人議如此弘文館亦上劄論之然西南所築皆不得形勢且以濶大容衆爲務如晉州城本據險可守至是以爲小移東面下就平地其後賊由此入城城遂不保大抵城以堅小爲貴而猶恐其不廣亦時論然也至於軍政之本擇將之要組練之方百不一舉以至於敗

擢井邑縣監李舜臣爲全羅左道水軍節度使舜臣有膽略善騎射嘗爲造山萬戶時北邊多事舜臣以計誘致叛胡于乙其乃縛送兵營斬之虜患遂息巡察使鄭彥信令舜臣護鹿屯島屯田一日大霧軍人

盡出收禾柵中但有十餘人俄而虜騎四集舜臣閉柵門自以柳葉箭從柵內連射賊數十隨馬虜驚駭退走舜臣開門單騎大呼逐之虜衆大奔盡奪所掠而還然朝無推挽者登第十餘年不調始爲井邑縣監是時倭聲日急上命備邊司各薦才堪將帥者余舉舜臣遂自井邑超拜水使人或疑其驟時在朝武將中惟申礪李鎰最有名慶尙右兵使曹大坤年老無勇衆憂不堪閫寄余於經席啓請以鎰代大坤兵曹判書洪汝諄曰名將當在京都鎰不可遣余再啓曰凡事貴預况治兵禦敵尤不可猝辨一朝有變鎰

終不得不遣等遣之寧早往一日使預備待變庶或
有益不然倉卒之際以客將馳下既不諳本道形勢
又不識軍士勇恟此兵家所忌必有後悔不答余又
出備邊司與諸人議啓請修祖宗鎮管之法大畧
以爲國初各道軍兵皆分屬鎮管有事則鎮管統率
屬邑鱗次整頓以待主將號令以慶尙道言之則金
海太丘尙州慶州安東晉州是爲六鎮管脫有敵兵
一鎮之軍雖或失利他鎮次第嚴兵堅守不至於靡
然奔潰往在乙卯變後金秀文在全羅道始改分軍
法割道內諸邑散屬於巡邊使防禦使助防將都元

帥及本道兵水使名曰制勝方略諸道皆效之於是
鎮管之名雖存而其實不相維繫一有警急則必將
遠近俱動使無將之軍先聚於原野之中以待將帥
於千里之外將不時至而賊鋒已逼則軍心驚懼此
必潰之道也太衆既潰雖可復合此時將帥雖至誰
與爲戰不如更修祖宗鎮管之制平時易於訓練有
事得以調集且使前後相應內外相倚不至於土崩
瓦解於夏爲使事下本道慶尙監司金晬以爲制勝
方略行用已久不可猝變議遂寢

壬辰春分遣申礪李鎰巡視邊備鎰往忠清全羅道

硃往京畿黃海道皆閱月而還所黥者弓矢槍力而已郡邑率以文具避法無他備禦長策硃素有殘暴之名所至殺人立威守令畏之發民治道供帳極侈雖大臣之行不如也既復命四月一日硃來見余于私第余問早晚有變公當任之公料今日賊勢難易如何硃甚輕之以爲不足憂余曰不然往者倭但恃短兵今則兼有鳥銃長枝不可輕視硃遽曰雖有鳥銃豈能盡中余曰國家昇平久士卒怯弱果然有意極難支吾意數年後人頗習兵或還收拾未可知其初則吾甚憂之硃都不省悟而去蓋硃於癸未爲穩

資憲大夫
朝辭散官
正二品

城府使叛胡圍鍾城硃馳往救之以十餘騎突擊虜解去朝廷以硃才堪大將陞爲北兵使平安兵使未久階資憲至欲以爲兵曹判書意氣方銳正如趙括輕秦畧無臨事而惧之意識者憂焉

遼慶尚右兵使曹大坤特旨以承旨金誠一代之邊司啓誠一儒臣也不合此時邊帥之任不允誠一遂拜辭而行

四月十三日倭兵犯境陷金山浦僉使鄭撥死先是倭平調信玄蘇等與通信使偕來館於東平館備邊司請令黃允吉金誠一等私以酒饌往慰因從容問

其國吏鈎察情形以備策應許之誠一至館云蕪果
睿語曰中國久絕日本不通朝貢平秀吉以此心懷
憤恥欲起兵端朝鮮先爲奏聞使貢路得達則必無
事而日本六十六州之民亦免兵革之勞矣誠一等
因以大義責諭之云蕪又曰昔高麗導元兵擊日本
日本以此報怨於朝鮮勢所宜然其言漸悖自是再
不復問而調信云蕪自回辛卯夏平義智又到金山
浦爲邊將言日本欲通大明若朝鮮爲之奏聞則幸
甚不然兩國將失和氣此乃大事故來告邊將以聞
時朝議方咎通信且怒其悖慢不報義智泊船十餘

日怏怏而去是後倭人不復至金山浦留館倭常在
數十餘人稍々入歸一館幾空人恠之是日倭船自
對馬島蔽海而來望之不見其際金山僉使鄭檢出
獵絕影鳴狼狽入城倭兵隨至登陸四面雲集不移
時城陷左木使朴泓見賊勢大不敢出兵弃城逃倭
分兵陷西平浦多大浦多大僉使尹興信力戰被殺
左兵使李班聞聲息自兵營入東萊及金山陷班懼
撓失措託言欲在外犄角出城退陣于蕪山驛府使
宋象賢留與同守班不從十五日倭進迫東萊象賢
登城南門督戰半日而城陷象賢堅坐受刃而死倭

此時攻陷
金海城者
黑田甲斐
守長政也

人嘉其死守，棺斂之，埋於城外，立標以識之。於是郡
縣望風奔潰，密陽府使朴晉自東萊奔還，欲阻鵠院，
隘路以禦之。賊陷梁山，至鵠院，見有守兵，從山後乘
高蟻附散漫而至，守隘者望之，皆散。晉馳還密陽，縱
火焚軍器倉庫，弃城入山。李珪奔還，兵營先出其妾
城中，洵人軍一夜四五驚，珪乘曉亦脫身遁去。衆軍
大潰，賊分道長驅，連陷諸邑，無一人敢拒者。金海府
使徐禮元閉門城守，賊刈城外麥禾，填壕，頃刻與城
齊，因踰城，州溪郡守李某先遁。禮元繼出城，遂陷。巡
察使金晬初在晉州，聞變，馳向東萊，至中路，聞賊兵

已，迎不能前，還走右道，不知所為。但檄列邑諭民避
賊，由是道內皆空。愈不可為矣。龍官縣監禹伏龍領
邑軍赴兵營，食永川路邊，有河陽軍數百，屬防禦使
向上道過其前，伏龍怒，軍士不下馬，拘之，責以欲叛
河陽軍出兵使，公文示之，方自辨伏龍目其軍圍而
殺之，皆盡。積尸滿野，巡察使以功聞，伏龍為通政，代
鄭熙績為安東府使。後河陽人孤兒寡妻，每逢使臣
之來，遮馬首號冤，伏龍有時名，故無伸理者。云
十七日早朝邊報始至，乃左水使朴泓狀啓也。大臣
備邊司會賓廳請對不許，即啓請以李益為巡邊使。

下中路成應吉爲左防禦使下龙道趙徽爲右防禦使下西路劉克良爲助防將守竹嶺邊璣爲助防將守鳥嶺以慶州府尹尹仁涵儒臣懦怯起復前江界府使邊應星爲慶州府尹皆令自擇軍官以去俄而釜山陷報又至時釜山受圍人不能通泓狀啓但云登高以望赤旗滿城中以此知城陷李鎰欲率京中精兵三百名去取兵曹選兵案視之皆閭閻市井白徒胥吏儒生居半臨時黜閣儒生具冠服持試卷吏戴平頂巾自懇求免者充滿於庭無可遣者鎰受命三百不發不得已令鎰先行使別將俞沃隨後領去

余居兵曹判書洪汝諤不能治任且軍士多怨可遣於是金應南代爲判書沈忠謙爲參判臺諫啓請宜使大臣爲休察使檢督諸將首相以余應命余請以金應南爲副以前義州牧使金汝吻有武略時汝吻坐事繫獄啓請貸罪自隨募武士可堪裨將者得八十餘人既而急報絡繹聞賊鋒已過密陽大丘將近嶺下余謂應南及申砬曰寇深事已急矣將若之何砬曰休察使雖下去非戰將鎰以孤軍在前而無後繼何不使一猛將星馳下去爲鎰策應耶觀砬意欲自行援鎰余與應南請對啓如砬言上即召申砬問

之遂以礪爲都巡邊使礪出關門外自行招募武士
無願從者時余在中樞府治行事礪至余所見階庭
間應募者簇立色甚怒指金判書謂余曰如此公者
大鑑帶去安用小人願爲副使而去余知礪怒武士
不從已笑曰同是國事何分彼此今云既行急吾所
得軍官可先帶行吾當別募隨行因以軍官單字授
之礪遂回顧庭中武士曰來乃引之而出諸人皆懼
然而去金汝吻亦同去意甚不樂礪臨行上引見賜
寶劍曰李鎰以下不用命者用此劍礪辭出又詣賓
廳見大臣將下階頭上紗帽忽落在地上見者失色

肅在道將
送防御
總差令傳
送內

到龍仁啓事狀中不署其名人或疑其心亂
速慶尙右兵使金誠一下獄未至還以爲招諭使以
咸安郡守柳崇仁爲兵使初誠一到尙州聞賊已犯
境晝夜馳赴本營遇曹大坤於路中交印節時賊已
陷金海分掠右道諸邑誠一進與賊遇將士欲走誠
一下馬蹶胡床不動呼軍官李宗仁曰汝勇士也不
見賊先退有一賊著金假面揮叉突進宗仁馳而出
一箭迎射殪之諸賊却走不敢前誠一收召離散移
檄郡縣以爲牽綴之計上以誠一前使日本言賊未
易至解人心誤國事命遣義禁府都事拿來事將不

測監司金晬聞誠一被逮出別於路上誠一辭氣慷慨無一語及已事惟勉晬以盡力計賊老吏河自溶歎曰已死之不恤而惟國事是憂真忠臣也誠一行至稷山上怒霽且知誠一得本道士民心命赦其罪為右道招諭使使諭道內人民起兵討賊時柳崇仁有戰功故超拜兵使以僉知金功為慶尚左道安集使時監司金晬在右道而賊兵橫貫中路與左道聲聞不通守令皆弄官逃走民心解散朝廷聞之以金功榮川人詳知本道民情可以安集故自遣之功既至左道之民始聞朝廷之令稍大還集榮川豐基二

邑賊幸不至而義兵頗起云賊陷尚州巡邊使李鎰兵敗奔還忠州初慶尚道巡察使金晬聞賊變即依方略分軍移文列邑各率所屬屯聚信地以待京將之至聞慶以下守令皆引其軍赴大丘露次川邊待巡邊使既數日巡邊使未及來而賊漸近衆軍自相驚動會大雨衣裝沾濕糧餉不繼夜中皆潰散守令悉以單騎奔還巡邊使入聞慶縣中已空不見一人自發倉穀餉所率人而過歷咸昌至尚州牧使金澥託以支待巡邊使于山站遁入山中獨判宮樞吉守邑鎰以無兵責吉守之庭欲斬之吉哀告願自出招

呼達夜搜索村落間詰朝得數百人以至皆農民也
鎰留尚州一日發倉開糶誘出散民從山谷中介介
而來又數百餘人倉卒編伍爲軍無一堪戰者時賊
已至善山暮有閔寧縣人來報賊近鎰以爲惑衆將
斬之其人呼曰願姑囚我明早賊未至死未晚也是
夜賊兵屯長川距尚州二十里而鎰軍無存候故賊
來不知翌朝鎰猶爲無賊出閔寧人於獄斬以徇衆
回率所得民軍合京來將士僅不滿百習陳于州北
川邊依山爲陳陳中立大將旗鎰被甲立馬大旗下
從事官尹暹朴麓及判官權吉沙斤察訪金宗武等

皆下馬在鎰馬後有頃有數人從林木間出徘徊眺
望而回衆疑爲賊候而懲閔寧人不敢告既又望見
城中數處烟起鎰始使軍官一人往探軍官跨馬二
驛卒執轡緩去倭先伏橋下以鳥銃中軍官墜馬
斬首而去我軍望見奪氣俄而賊大至以鳥銃十餘
衝之中者即斃鎰急呼軍人發射矢數十步輒墜不
能傷賊賊已分出左右翼持旗幟繞軍後圍抱而來
鎰知事急撥回馬向北走軍大亂各自逃命得脫者
無幾從事以下未及上馬者悉爲賊所害賊追鎰急
鎰棄馬脫衣服披髮赤体而走到聞慶索紙筆馳啓

敗狀欲退守烏嶺聞申砬在患別遂趨忠州

以右相李陽元為守城大將李戩邊彥瑋為京城左

右衛將商山君朴忠侃為京城巡檢使使修都城起

復金命元為都元帥守漢江時李鎰敗報已至人心

洶々

內間有去邠之意外庭不知理馬金應壽到賓廳與

首相耳語去而復來觀者疑之蓋首相時為司僕提

調故也都承旨李恒福於掌中書位馬永康門內不

守示我臺諫劾首相誤國請罷不允宗親聚閣門外

痛哭請勿棄城領府事金貴榮尤憤々與諸大臣入

對請固守京城且曰倡議棄城者乃小人也上教曰

宗社在此予將何適衆遂退然事不可為矣抄發坊

里民及公私賊胥吏三醫司分守城堞三萬餘而守

城人口僅七千率皆烏合皆有縋城逃散之心上番

軍士雖屬於兵曹而與下吏相與為奸受賂私放者

甚多官員不問去留臨急皆不可用軍政解弛一至

於此

大臣請建儲以繫人心從之

遣同知事李德馨使倭軍尚別之敗有倭學通夏景

應舜者在李鎰軍中為賊所獲倭將平行長以平秀

應舜者在李鎰軍中為賊所獲倭將平行長以平秀

應舜者在李鎰軍中為賊所獲倭將平行長以平秀

吉書契及送禮曹公文一道授應舜出送且日在東

萊時生得蔚山郡守傳送書契而至今未報郡守即李彥誠

自賊中回而畏得罪自云逃來朝鮮若有意講和可

令李德馨於二十八日會我於忠州蓋德馨往年嘗

為宣慰使接待倭使故行長欲見之應舜至京時事

急計無所出意或因此緩兵德馨亦自請行令禮曹

裁答書挾應舜而去德馨在途聞忠州已陷先使應

德馨遂從中路還復命於平壤舜往探應舜為賊將清正所殺

榮惑犯南斗徵京畿江原黃海平安咸鏡等道兵入

援京師以吏曹判書李元真為平安道都巡察使知

事崔興源為黃海道都巡察使皆即日發遣以將有

西狩之議而元翼曾為安州牧使興源為黃海監司

皆有惠政為民心所喜故使之先往撫諭軍民以備

巡幸賊兵入忠州申砬迎戰敗績而死諸軍大潰砬

至忠州清道郡縣兵來會者八千餘人砬欲保烏

嶺聞鎰敗膽落還忠州且召李鎰邊璣等俱到忠州

棄險不守號令煩撓見者知必敗有所親軍官密報

賊已踰嶺乃二十七日初昏也砬忽跳出城軍中擾

々不知砬所在夜深潛客舍明朝謂軍官妄言引出

斬之狀啓猶云賊未離尚州不知賊兵已在十里內

也因率軍出陳于彈琴臺前兩水間其地左右多稻田水州交雜不便馳驅少頃賊從丹月驛分路而至勢如風雨一路循山而東一路沿江而下炮響震地塵埃接天礮不知所爲鞭馬欲親自突陣者再不得入還赴江没于水中而死諸軍悉赴江中屍蔽江而下金汝叻亦死亂兵中李鎰從東邊山谷間脫走初朝廷聞賊兵盛憂李鎰獨力難支以申礮一時名將士卒畏服使引重兵隨其後欲兩將協勢庶幾捍賊計未共也不幸本道水陸將皆恇怯其在海中也左水使朴泓一兵不出右水使元均雖水路稍遠所領

舟艦既多且賊兵非一日俱全可悉衆前進耀兵相持幸而一捷則賊當有後顧慮未必遽深入而乃望風遠避不一交兵及賊登陸左右使李班曹木坤或遁或適賊鳴鼓橫行蹈數百里無人之地晝夜地上無一處敢齟齬少緩其勢者不十日已至尚州李鎰客將無軍猝與相角勢固不敵礮未至忠烈而鎰先敗進退失據事是以大謬嗚呼痛哉後聞賊出尚州猶以過險爲憚聞慶縣南十餘里有古城曰姑母據左右道交會處兩峽如束中盤大川路出其下賊恐有守兵使人再三覘覩知無兵乃歌舞而過云其

後天將李提督如松追賊過烏嶺嘆曰有險如此而不知守申搃兵可謂無謀矣蓋砬雖輕銳得時名籌略非其所長古人云將不知兵以其國與敵今雖悔之無及猶可爲後日之戒故備著云

四月三十日曉車駕西巡申砬既去都人日望捷報前日夕有種笠三人走馬入崇仁門城內人爭問軍前消息答曰我乃巡邊使軍官奴僕昨日巡邊使敗死於忠烈諸軍大潰俺等脫身獨來欲歸報家人避兵耳聞者大驚所過傳相告語不移時滿城俱震初昏召宰執議出避上御東廂地坐張燈燭宗室河源

俺女敢切
我也

君河陵君等待坐大臣啓事勢至此車駕暫出幸平壤請兵天朝以圖收復掌令權悒請對造朕太聲呼請固守京城語囂甚余謂曰雖危亂之際君臣之禮不可如是可少退以啓悒連呼曰左相亦爲此言耶然則京城可棄乎余啓曰權悒言甚忠但事勢不得不然曰請分遣王子諸道使呼召勤王世子隨駕議定大臣出在閣門外得旨臨海君可往咸鏡道領府事金貴榮漆溪君尹卓然從順和君可往江原道長溪君黃廷或護軍黃赫同知李墜從蓋赫女爲順和夫人而李墜爲原州人故并遣之時右相爲留將領

相並宰臣數十人以扈從黜出余無所命政院啓扈從不可無柳某於是令扈行內醫趙英璇政院吏申德麟十餘人大呼言京都不可棄俄而李鎰狀啓至而官中衛士盡散更漏不鳴得火炬於宣傳官廳發狀啓讀之內云賊今明日當入都城狀入良久駕出三廳禁軍奔竄昏黑中互相抵觸適羽林衛池貴壽過前余認之責令扈從貴壽曰敢不盡力并呼其類二人而至過景福官前市街兩邊哭聲相聞承文院書員李守謙執余馬鞚問曰院中文書當如何余令收拾其緊關者追來守謙哭而去出敦義門到沙峴

東方向明回視城中南大門內太倉火起烟焰已騰空矣踰沙峴至石橋兩作京畿監司權徵追至扈從至碧蹄驛兩甚一行皆沾濕上入驛少頃即出衆官自此多還入都城者侍從臺諫徃徃多落後不至過惠陰嶺兩如注官人騎弱馬以物蒙面號哭而行過馬山驛有人入在田間望之痛哭曰國家棄我去我輩何恃而生也至臨津兩不止上御舟中召首相及臣入對既渡已向昏不能辨也臨津南麓舊有承廳恐賊取材作檣筏以濟命焚之火光照江北得尋路而行初更到東坡驛坡州牧使許晉長湍府使具孝淵

以支持羌使負在其處略設御厨扈衛人終日飢來
亂入厨中搶奪以食將闕上供晉孝淵懼而逃五月
初一日朝引見大臣問南方巡察使有能勤王者否
日晚乘輿欲發向闕城而京畿吏卒逃散無扈衛人
適黃海監司趙仁得率本道兵將入援瑞興府使南
嶷先到有軍數百人馬五六十匹以此始發臨行司
鑰崔彥俊出曰官中人昨日不食今又未食得小米
蒸飢可行索南嶷軍人所持糧雜大小米二三斗以
入午室招賢站趙仁得來朝設帳幙於路中以迎之
百官始得食夕次于闕城府御南門外公署臺諫交

章劾首相交結誤國等罪不允二日臺諫仍啓首相
罷余陞爲之崔興源爲左相尹斗壽爲右相咸鏡比
道兵使申砧逆來是日午上御南城門樓慰諭人民
有旨令各陳所懷有一人出行俯伏問何言對曰願
召鄭政丞蓋鄭澈時竄在江界故云然上曰知道即
命召徹赴行在夕還官余以罪罷俞泓爲右相崔興
源尹斗壽以次而陞聞賊尚未至京城衆議皆咎去
郊之失使承旨申礪還入京城察形勢初三日賊入
京城劫出都將李陽元元帥金命元皆走初賊自東萊
分三路以進一路由梁山魯陽清道大丘仁同善山

至尚州收李鎰軍一路由左道長鬚機張陷左兵營
蔚山慶州永川新寧義興軍威比安渡龍官河豐津
出聞慶與中路兵合踰島嶺入忠州又自忠州分兩
路一起驪州渡江由楊根渡龍津出於京城東一起
脩山龍仁至漢江之南又一路由金海從星州茂溪
縣渡江歷知禮金山出忠清道永同進陷清州向京
圻旌旗劔戟十里相連砲聲相聞所過或十里或五
六十里皆據險設營柵留兵以守夜則舉火相應都
元帥金命元在濟川亭望見賊至不敢戰悉沉軍器
火炮器械于江中變服以逃從事官沉友正不從李

陽元在城中聞漢江軍已散知城不可守亦出走楊
州江原道助防將元豪初率兵數百守驪州比岸與
賊相持賊不能渡者數日既而江原道巡察使柳永
吉檄召元豪歸本道賊毀閭里民家及官舍取屋材
聯爲長筏以渡中流爲木所漂死者甚多而豪既去
江上無一守者故累日畢渡於是賊三路兵皆入京
城城中之民先已散去無一人矣金命元既失漢江
欲向行在至臨津狀啓言狀命更徵京畿黃海兵守
臨津且命申祐同守以遏賊西下之路是日車駕發
開城次于金郊驛余雖罷散不敢後從行四日車駕

過與義金岩平山府次于寶山驛初出開城時金卒
留宗廟神主于穆清殿有宗室一人號滋啓不當委
神主於賊所於是達夜馳至開城奉還云五日車駕
過安城龍泉劔水驛次于鳳山郡六日進次黃州七
日過中和入平壤

德長錄卷之一終

